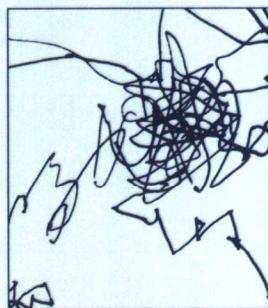




文化新批评

虚构的力量



THE POWER OF FICTION
中国纯文学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ure Literature

毕光明 姜岚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虚构的力量

THE POWER OF FICTION

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ure Literature



○ 毕光明 姜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 / 毕光明，姜岚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
(文化新批评)
ISBN 7 - 80190 - 795 - 7

I. 虚… II. ①毕… ②姜…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590 号

· 文化新批评 ·

虚构的力量

——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

著 者 / 毕光明 姜 岚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策划编辑 / 武 云 (wuyunshd@sohu.com) (010) 65281150

责任编辑 / 周映希

责任校对 / 潘 昶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2.25 字 数 / 259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795 - 7 / 1 · 009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南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助
海南师范大学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出版基金

序

洪子诚

毕光明、姜岚的《虚构的力量》一书，收集了他们近年来有关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带有文学史性质的，对文学现象、思潮的评述；一是当代作家、批评家的专题研究；还有是对当代某些重要文学文本的解读、阐释。从表面看来，全书并没有明显的“体系性”结构，但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之后，却可以看到它们的“主题”，把握其间贯穿的线索。从论述对象看，它们虽然讨论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但论述重点（或者说出色的部分）则在“80 年代文学”（或称“新时期文学”）部分。从文学观念而言，与毕光明的另一部著作《文学复兴十年》一样，坚持对于“纯文学”的信仰，强调“新时期文学”在“当代”，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上的特殊地位，高度评价其价值和历史意义。记得十年前，谢冕先生在为《文学复兴十年》作序时，就讲过这样的话，在毕光明心目中，“‘新时期文学’是无可替代的，其意义是‘说不尽’的，当然，这也意



味着它永远不会‘过时’”。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学界对“新时期文学”的成绩、状况提出的理论命题，已有许多的反思。毕光明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文学的“复兴”，文学的“起死回生”，完成了向“纯文学”的“本体”的回归，仍是他用来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用语。这一思想线索，统领着《虚构的力量》。因而，他们为这本书加上了一个“纯文学”研究的、用以标明其文学立场的副标题。

从深层研究方法与“学术品格”方面说，《虚构的力量》也继续体现了毕光明一贯的、值得钦佩的特点。这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的热情、执着，一种带有理想成分的敬业精神。我们都曾经历过80年代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崛起”的文学在那时占据我们生命很大的部分。不过，时过境迁，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文学研究、教学的从业者，在心境，工作态度上，分别发生不同程度的多种改变。80年代曾有的那种激情，那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春心态”，随着环境改变，年龄增添，也一并涣散，剩下的更多是茫然，是无可无不可的心不在焉。而且，还会用所谓的思想“成熟”，来遮掩自己的“疲惫感”。因而，读到《虚构的力量》里的这些文字，“我们的感觉又被唤回到那潮流拍岸、水沫盈袖的温馨和激动之中”（谢冕《文学复兴十年·序》）。对比着激情、执着、期待依旧，感动、惭愧会油然发生。看来，依据时势在自省中调整自己的认识、心境，需要勇气，同样，在杂沓纷乱的环境面前坚持自己确立的信念，同样需要智慧和勇气。这是因为，毕光明他们相信，“理论不可能是一种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阐释，批评能够确立一个独立不倚的原则，对于真理的接

近就是有可能的。”（《虚构的力量·批评：寻找立足点》）

毕光明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文章，重视开阔视野与深入、细致分析的结合。可贵之处是，我们较少见到那种随意、涣漫、含糊不清的叙述；文字力求一种经过思考、斟酌的准确。“准确”自然不是“正确”，观点、评述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但可以看到背后在材料、理念、艺术感觉等方面的支持。比起做出所谓“正确”的论断来，这是更值得重视的学术品格。80年代以来，文学的“宏观研究”成为时尚，也是有抱负的批评家、学者所追求的。毕光明也不例外。但他能够同时关注“细节”。一方面，文学思潮的评述总是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视论述的“可靠性”，同时，也将更多力量放在体现思潮变迁的文本的专门细读上。对于50年代的若干文本（《回答》、《百合花》），对于朦胧诗、新生代诗人作品的解读，将社会心理辨析与对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存在的裂隙的发现结合，引发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我想，比起那些不着边际的“宏观”大论，这些解读的篇什，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比起“锁定”历史来，更重要的是开放问题（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这是能让人赞同的观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自然也要“划分时期、厘定等级、分配荣誉、树立典范”，不过更重要或更有价值的，不是提供确定的“结论性”的成果，而是“重新敞开了历史问题，抵抗了匆忙的裁决，延续了历史的反思，‘发现’了新的意义和阐述空间”。从这一角度来看，《虚构的力量》或许也有它的某些不足。但是，即使是从“开放问题”的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本论著里发现不少重要的、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包

括：如何重新看待“新时期文学”的功绩和不足？如何理解 80 年代“纯文学”提出的依据和历史能量？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区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否可能和有效？在现代中国，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学（“社会文学”、“社会派文学”）是否属于较低的“品味”？如何估量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批判精神特征的“左翼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鲁迅与梁实秋的冲突是否可以解释为“严肃文学”与“纯文学”之争？在艺术评价上，如何确立“文学性”和“纯文学尺度”的内涵？如此等等。我想，《虚构的力量》一书的价值，其实不仅存在于它所做出的结论性判断上，而且也存在于它提出却还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的方面。

2004 年 9 月 2 日于北京大学

前　　言

“纯文学”是一个可以做不同理解因而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审美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时候，对纯文学的追求是一种很光荣的事业。但是最近这几年，热衷纯文学的人好像要背负一点罪感。确实，在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层及其存在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的时代背景上，当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社会批判职能，与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连在一起，当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风尚，并且确实显示出它的力量与优越性的时候，继续强调纯文学，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和观点，就有些落伍、过时，有些狭隘、自私，有些不负责任，有些偏颇，有些不合法。但这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学歧视。这种文学歧视源自于对“纯文学”这一概念的较为狭窄的理解，即把纯文学追求看成是与生活绝缘，沉浸于狭小的个人天地和远离现实的纯美世界。这种文学歧视，跟文学研究的进化论也有关，认为文化研究优于关注文学自身的研究，文化研究从文学现象中发掘出了更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社会的、历史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史的、文化类型的……内容就使得仅从审美角度理解的文学显得促狭而单薄，文学独立存



在的价值也就变得可疑。

其实，纯文学本不该被理解为不问民瘼的文人在象牙塔里经营的艺术自足体。“纯文学”不过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就如同“文学”是与“非文学”相对而言的一样，“纯文学”是相对于一般的文学，也就是包含了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学来说的。在特定的时代，我们把区别于政治报告、社论、法律文书、历史或哲学著作、宗教经文、普通书信、广告词……的一种富于形象性、情感性、个性化并且多半带有虚拟性的文字称做文学，这只能是为满足我们某种特殊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认定，一种契约性的认定。这种认定是历史性的生成，它会因时而异，在同一时代又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只要人性中有共同的东西，且这种东西永不改变，那它就会使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产生共同的需求，作为语言作品的文学得以满足这种共同需求的就是所谓的“文学性”吧。功能、形态可以有异，性质却不变，或者说同一性质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用途，就如同“可以载着物体移动”这一性质不变，“车”却有马车、牛车、人力车、汽车、火车、警车、救火车、洒水车、婴儿车、车间里的行车、公园里的过山车……，可以装货也可以载人还可以既装货又载人，可以用于运输也可以用来游戏的分别一样。大概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古人的记事文本、史著、书信等实用的文字，也被后来人看成是“文学”吧，因为它们具有文学性，能满足我们的特殊需求。一个概念，总要对应于一种事物性质，它同时包含着人的意欲与事物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相对于“非文学”被历史性地指认的结果。那

么，“纯文学”自然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文学概念的延伸，也就是肯定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已被较为普遍地认定的文学的本质特性（讨厌的本质论！），和更充分体现这一性质所发挥的特殊功能——审美功能。

所以，把文学分成“纯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对于文学评论研究也许是必要的，虽然文学这三种类型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交叉的情况，也存在相互转化的问题，虽然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不必要为某一类文学的成规所束缚。一个历史的经验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次发生在文学主张、选择和理论观点上的争端、冲突、矛盾与斗争，很多次本不应发生的对文学主体与文学生产造成严重伤害的文艺批判运动，都跟对文学缺少分类，对文学的功能认识过于单一，忽视文学可以、能够也应当满足多种社会诉求不无关系。文学的客观性质、功能与人的主观需求之间的多种关联方式，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学形态。文学的形态当然不是稳定不变的，这是由个人、文学与社会，由主观与客观的互动关系决定的，文学向来就是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在一种历史趋势中的合谋，文学的实现是被历史主体“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把文学大致分为上述三类，就增强了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秩序和文化领导权的确立的理性精神，对出于不同文学需要而强调与把握某一类文学的人也有利。每一类文学的文化权利都可以得到维护，又不至于排他，社会的精神生态庶几得到平衡。

对于文学形态与类型，不同的时代会各有侧重，但文学的基本特性却不可违背，因为不管哪一类文学，它的功能的发挥，都

以文学特征的突出为前提，这也说明，“文学性”是文学的灵魂。同时也说明，在社会选择中并不具有普遍等级关系的三类文学，在文学的价值评判中，却并非没有高下之别——纯文学因为对应于人的审美需求而具有更高的艺术质级：纯文学从来就不是权力话语也拒绝权力话语而具有另外两类文学不可相比的超越性，它以想像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了人的自我生成本质。这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审美主义（纯文学）反拨政治功利主义（严肃文学）的深刻原因，所以百年新文学中的这一次转轨是历史的必然，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前面所发生的反向的文学转折不能与之等量齐观。同理，我们不能因为 90 年代新的社会诉求出现，就对并没有发育充分的纯文学加以鄙视、指责和诟病。作家和批评家根据现实反应选择严肃文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且值得尊重，但那种选择并不需要以纯文学为对立面或假想敌。事实上，纯文学并不比一种政治主张，一项改革措施，一声广场上的呐喊，一次公益性募捐，一次游行，一场大批判，一篇报告，一份重要文件，一种文化姿态……容易过时，也不见得有哪一类文学比纯文学对人类有更大的悲悯，对弱者有理解的同情，对社会和人生有更深刻的洞见，谁也不敢说虚构的艺术世界不比真实的生活更有魅力，更值得玩味，基于人性透视的历史批判不是更有力量，更能引起我们对文化和自身的思考。

文学作品在艺术上有高下，并不决定对它的研究有无意义和价值。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在艺术上确有不小的欠缺，但研究这种创作与社会变革及权力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产生这种作品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生

产体制，却非常有意义，它通过解剖隐形的社会结构、揭露附身于文学的文化秘史和重现消逝了的人类精神图景而提供给我们的知识与思想创见，给了我们极大的快感和启迪，不仅有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做这种研究的主体莫不对“文学性”以及文学性的建构过程与方式有深刻的领悟。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将当代文学研究真正引向学术化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李杨、孟繁华、程光炜、贺桂梅等为代表的以文化研究、权力意识形态分析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思想空间，都说明不同类型的文学研究，其价值决定于研究主体的思想与方法。不可忽略的是，包括后来的做得颇漂亮的余岱宗等人在内的从返回历史情境到形式意识形态批评的当代文学研究新学统，都没有抛开“艺术性”这一文学分析的重要尺度，只不过有的把它藏在了背后，有的看上去特意寻找另一种艺术性。正像陈晓明所洞见的，“文学性”仍然是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学批评话语的基础。这就为对纯文学的研究留下了合法地位。纯文学研究不过是多元研究中的一员，不过，是不错的一员。研究纯文学意味着对研究对象做了划分，也意味着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进行提纯，也就是从一时代众多的作品中找出更好一些的作品。好的作品构成文学史连绵的山峰。文学史上的山峰不是静止的而不断变动，好作品因而是相对的。研究者的责任之一，就是为不停错动的群山确认一个我们已经到达的高度和可以到达的高度。

这个集子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选择文学中的一类，试图确认它的价值。将评论研究的重心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不是偶然。那的确是一个纯文学复苏的年代，是百年新文学史当

中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尽管它的多元共生局面确然带有许多人对于“五四”的想像成分。不可否认，80年代我们又有了“好的文学”。作为文学教员，为当下计，为未来计，都乐于指认并阐释好的作家与作品。选择基于一种兴趣，也囿于一种条件。在文学历史资料和文化理论资源相当匮乏的文化边陲地区，从事批评性的阐释比做纯学术的研究更为现实。对“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关注不够，并不是因为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不重要，相反，90年代以来，纯文学更为成熟，对它缺少系统研究，完全是个人力量不够的缘故。9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正在吸引我们尽快摈弃教育体制加诸的庸碌事务而专注于它。我们非常赞同曹文轩、陈晓明等人的看法，当下的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应该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它。因此今后我们还会坚持让我们愚钝的灵魂去层出不穷的杰作中冒险。

2005年4月5日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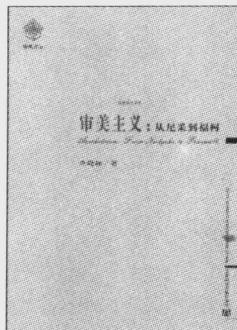
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

王洪岳 著

2005年8月出版 20.00元

ISBN 7-80190-545-8/B·061

本书站在新世纪美学——感性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审丑学思想，从先锋文艺的发生背景、美学取向、形式特征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该书认为，世纪之交的先锋文艺改变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一改中国在虚假基础上的瞒和骗的文艺，其所提供的审美视角和经验在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感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对先锋文艺的偏执倾向也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该书观点新颖、大胆，敢于突破旧说，具有新锐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扎实的学风，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先锋文艺美学特质的理论专著。



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

李晓林 著

2005年6月出版 20.00元

ISBN 7-80190-583-0/B·067

尼采作为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其审美主义的首要前提是：上帝已死，世界缺乏道德的事实。尼采既为福柯提供了批判性眼光，也为福柯提供了批判的方法——谱系学方法。本书对从尼采到福柯的审美主义的理论背景、学术渊源及思想内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试图探讨其“生存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合理补充及其发展前景。

目 录

序	洪子诚 / 1
前 言	/ 1
偏离与追逐：中国大陆的新时期纯文学	/ 1
人的文学：从“伤痕”到“反思”	/ 16
新诗潮：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 28
朦胧诗的美学原则	/ 52
北岛和他的诗歌	/ 67
朦胧诗实验诗代表作解读	/ 80
沉沦灵魂的自我救赎	
——“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	/ 139
以仁爱体知厄境中的生命	
——傅天琳《七层塔顶的黄槲树》解读	/ 150

恪守天职

- 论杜虹的诗歌创作 / 155
现代诗的虚拟性与真实性例说 / 163
《红高粱》的历史哲学 / 175
《马桥词典》的语言哲学 / 181
洪峰小说性爱描写的意义 / 185

生命意识、责任感与人的觉醒

- 《太阳出世》解读 / 195
女性文学：人性表现的陷阱 / 205
隐蔽生活的诗性书写 / 209
欲望时代的爱情病理分析报告

——评盛可以的《手术》 / 212

弱者复仇的白日梦

- 评莫言的《月光斩》 / 217

存在感：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

- 评陈希我的《我疼》 / 221
元小说：《卖女孩的小火柴》 / 225
小女人散文与五四小品文 / 238
小女人散文的文学意义 / 240
新时期文学人文精神的正体与变体 / 246

